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

邢广程

苏联解体后，中亚一直是中国所关注的重点地区。中国之所以如此关注中亚地区，首先由地缘政治决定的，因为中亚地区是中国的近邻。无论出于本能的想要了解邻居的动机，还是受到中国整个外交战略的支配，中国都一直将中亚视为必须加以关注的地区。在中亚地区，中国尤其关注哈萨克斯坦，十分重视发展与哈萨克斯坦的关系。中国与中亚各国发展关系，谋求实现中国与中亚各国的战略利益，谋求实现中亚地区的稳定和繁荣，谋求实现世界多极化和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与中亚各国在各个领域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利益关系，这尤其表现在政治、经济领域和安全方面。

一、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基本政策和战略

（一）对中亚地区的基本政策

90年代中期，针对中亚地区中国政府制定了明确的外交政策和构想，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要点：第一，坚持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第二，开展互利合作，促进共同繁荣；第三，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不干涉别国的内政；第四，尊重独立主权，促进地区稳定。

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基本政策，是从战略的高度规划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带有宏观的性质。从中国的这些政策中可以看出，中国同中亚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和平共处总的外交政策的体现。仔细分析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政策，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中国政府将良好的邻居关系作为与中亚国家发展关系的基础和底色；第二，中国政府将与中亚国家发展经贸关系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这表明中国与中亚国家发展关系带有明显的经济外交的色彩；第三，中国政府不准备以意识形态来干扰中亚国家的关系，中国政府也不准备向中亚国家灌输自己的模式；第四，中国政府反对其他国家干涉中亚国家的内政，反对世界大国对中亚地区的操纵，表明中国政府下决心维护中亚地区的稳定。当然，中国政府所阐述的对中亚国家的基本政策带有典型的“守拙”色彩，不过分张扬自己，不过分表现出自己对中亚国家的利益需求。为了不过分刺激其他大国，中国甚至在其对中亚地区的政策中没有明确表述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特殊利益、这些利益

表现在哪些方面及其如何维护这些利益。

这里需要强调几个问题。第一，中国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中亚国家会独立，因而并没有很快地提出明确的针对中亚地区的外交政策。这个时期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外交政策带有明显的应急性质，重点防止苏联解体给中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少中亚国家独立给中国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谋求与哈萨克斯坦等国建立崭新的外交关系。这时期中国对哈萨克斯坦还谈不上战略上的深层次的考虑和设想。直到1994年中国才明确地提出中国与中亚国家发展关系的四项基本原则，对中亚国家形成了明确的外交政策。

第二，中亚各国独立后近10年来，中国与中亚关系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这反映了各自战略利益的具体要求。中亚各国独立后，中国政府最初准备将经济贸易合作作为中国与中亚各国发展关系的突破口和首要任务。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与中亚各国经济贸易合作关系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其发展规模和速度并不令人满意，许多客观条件限制了双方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于是，到90年代中期，中国与中亚相邻国家将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放到了突出位置。随着边界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中国和中亚国家又将安全问题提到了新的高度。在“上海五国”框架内，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三国在增强边界地区的军事信任和裁军问题上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取得了很大的进展。90年代末期至今，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重点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期间，中亚地区、高加索地区和中国新疆地区出现了新的情况。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这三股势力对中国、俄罗斯、中亚国家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因此，中国在与中亚各国等国发展关系时将打击三股势力放到的重要地位。

从上述情况中可以看出，中国与中亚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符合双方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客观发展趋势。中国与中亚各国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发展重点，这就为中国与中亚各国关系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动力和刺激因素。

（二）战略性考虑和战略利益

就像中亚各国谋求与中国发展关系有其战略考虑一样，中国与中亚各国发展紧密关系也是有战略考虑的，是由中国总体外交战略和政策决定的。最近20年来，中国的外交战略和策略的特点和重心可以用“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来加以概括。中国一方面力图与美国、俄罗斯、欧洲、日本这样的世界大国搞好外交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将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置于优先位置，实行睦邻友好政策。在中国看来，中亚各国是中国的西

部邻居，有着很长的边界线，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不与中亚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的重要国家，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在中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中乃至在国际舞台上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不与哈萨克斯坦发展紧密的关系。从这两方面出发，中国将哈萨克斯坦作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从战略的高度规划同哈萨克斯坦的关系，使中国同哈萨克斯坦的关系具有长期睦邻的性质。不仅如此，我认为，中亚各国的独立对中国是十分有利的，这给中国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与中国相邻的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刚刚独立，不会对中国构成威胁，这有利于中国西北部地区的外部战略稳定和国家安全。

除了上述地缘政治因素之外，中国对中亚地区的战略地位和中国的战略利益还有以下认识。

第一，中亚地区是连接欧亚两个大陆的接合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苏联时期，中亚地区的这种战略接合部的作用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苏联解体后这种作用则凸现出来。而哈萨克斯坦在中亚地区战略接合部中占有极其重要位置。从地缘政治上看，哈萨克斯坦不仅仅是中亚国家，它是一个欧亚国家，不仅领土横跨欧亚大陆，而且从国家属性上具备欧亚国家的双重属性。因此，我认为，哈萨克斯坦处于中亚地区的枢纽地位，这就决定了哈萨克斯坦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哈萨克斯坦若借助这种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独特的战略作用，则必须与周边国家建立起持久的信任的伙伴关系。只有这样，哈萨克斯坦才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一个地区性大国。换句话说，周边环境是哈萨克斯坦展示自己能力的重要资源，而中国则是哈萨克斯坦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的重要支持力量之一。

第二，中亚地区是一个十分特别和复杂的地区，这里汇集了各种文化、宗教，民族成份十分复杂，这既给中亚地区民族融合和民族之间的相互促进提供了有利的前提和条件，同时也会带来很大的问题，非常容易出现大规模的宗教冲突和民族骚乱。

第三，中亚地区周边安全环境和内部环境十分复杂，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局势的不稳定严重地威胁着中亚整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这种情况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极大忧虑。如果哈萨克斯坦或者吉尔吉斯斯坦出现大的动荡，则会对中国产生直接的消极影响。

第四，外部因素对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美国、欧洲、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印度、日本等国对该地区都施加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美国对中亚地区正在实施一系列战

略和策略。“9，11”事件以后，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陡然上升，美军在中亚地区的存在已成事实。中亚一些国家积极地为美军提供军事基地。

中国正在研究这些国家对该地区影响的性质、规模和程度。在我看来，大国和周边国家对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影响和作用具有某种对立的性质。例如，一些国家向中亚地区推行其所奉行的价值观和社会发展模式；对能源等战略资源的争夺会引起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一些国家向该地区传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有这些都可能造成该地区出现不稳定的局面。而不稳定的中亚地区则不符合中国总体战略利益。因此，中国特别关注可能给中亚地区带来不稳定的各种外部和内部因素。

在维护中亚地区的稳定方面，美国、俄罗斯、欧洲和中国负有十分重要的特殊责任。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中亚各国、中国、俄罗斯、美国和欧洲具有并行不悖的共同利益，应该挖掘这方面的外交潜力。美国和欧洲同中亚各国发展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助于中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但美国同中亚各国发展关系不应带有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中国特别希望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在中亚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会使中亚和哈萨克斯坦更迅速地回归亚洲，融入到亚洲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去。中国承认俄罗斯在维护中亚地区稳定方面所起的特殊作用，承认俄罗斯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具有传统的战略影响，但中国不赞成俄罗斯把中亚依旧作为自己的“后院”。我认为，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处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崭新战略空间。除蒙古国以外，中亚地区是中国与俄罗斯的又一块战略中间地带。

第五，中亚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战略资源，例如石油、天然气等。中国是一个能源短缺的国家，中国自然希望能够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从邻居那里得到所需的能源，以满足国内需求。哈萨克斯坦的能源是中国所关注的对象，这一点没有什么可回避的。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独立为中国开辟了广阔的经济合作空间和条件，这更有利于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和繁荣。中亚地区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经济战略利益。

第六，中亚各国尽管是欧亚大陆的枢纽，但处于内陆地区，没有出海口。中亚各国如果想输出丰富的战略资源则必须经由其他国家。这就使中亚各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显得极为重要。中国不谋求垄断中亚各国的战略通道，这不现实，也做不到。中国只准备与中亚各国合作，共同建设一个通向东方的通道。中国正在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中国只能成为哈萨克斯坦通向亚太地区的桥梁，而绝不能成为阻碍因素。不管怎样，中亚各国的独立有助于提高中国在欧亚大陆接合部的战略地位。

第七，中国当然不能忽视这样一个重要因素，即冷战之后，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迅猛崛起，大有向中亚地区蔓延之势。如果新独

立的中亚地区淹没在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浪潮之中，则中国西北部地区就很难保持稳定局面。应该看到，中亚地区刚刚独立，抵御这种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能力较弱，中国当然会同其他国家力量一道支持中亚地区抵御这种影响；中国更希望中亚各国成为抵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向中国蔓延的屏障。

第八，中国与中亚相邻国家之间存在着跨界民族，例如哈萨克民族在中国的新疆地区占有一定的比例。跨界民族既为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增进相互了解和认识提供了可能性和便利条件，同时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就需要两国必须十分慎重地对待这些问题。

从上述的因素中可以看出，中国在与中亚各国发展关系时具有战略上的设想和长远考虑。无论从“邻居”因素出发，还是从哈萨克斯坦在中亚地区所处的重要地位看问题，中国都将哈萨克斯坦视为十分重要的合作伙伴。

（三）一些特别考虑

第一，中国希望中亚各国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一贯立场。

第二，中国希望，中亚各国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主义，遏制任何组织和势力在本国境内从事针对对方的分裂活动。中国特别强调，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应该是中国西北地区稳定和安宁的可靠后方和可靠邻居，而不是导致中国西北地区动荡的外部基地和桥头堡。

第三，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发展关系不针对第三国，同时中国与其他中亚国家发展关系也不针对哈萨克斯坦。中国对中亚地区所有国家都奉行友好合作政策，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发展密切关系完全是从两国各自的战略利益出发的。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发展关系并不妨碍中国与其他中亚国家发展关系。中国在中亚地区绝不实行拉一个打一个的政策，因为这不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损害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利益，更危及到第三国的安全利益。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问题，中国不会介入中亚地区内部事务。

第四，中国与中亚各国发展关系绝不是为了搞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搞自己的圈子，不会去“垄断”中亚地区。这是因为，一是中国没有这样的能力，二是这不符合中国的国家战略；三是这会引起大国之间的竞争和矛盾。中国将哈萨克斯坦视为平等的邻居和伙伴。而绝不想将其变为自己的附庸。

二、经济贸易、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一) 经济合作

中国与中亚各国的经济合作不断发展。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合作逐步得到发展。2000年两国贸易额达15亿美元。

能源问题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发展关系的重要议题。9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已经与哈萨克斯坦签订了95亿美元的石油开采协议，中国将开发哈萨克斯坦的阿克纠宾斯克油田和乌津油田。这是中国在海外最大的一笔投资。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关于管道建设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中国除了开发哈萨克斯坦的油田之外，还承诺修建从哈萨克斯坦到新疆阿拉山口约3000公里管道的建设。不仅如此，中国将来还可以将石油开发与管道建设分开进行。中国大型公司完全可以竞争修建中亚地区的南向管道和西向管道。工程建设也是中国在开发哈萨克斯坦能源资源的有效方式。中国油气技术具有很高水平，完全可以在中亚地区进行竞争，而且中亚地区是一个油气工程承包和油气设备出口的巨大市场。中国必须竞争这块市场。中国在开发哈萨克斯坦的油气资源时已经注意到长期的战略性问题。中国并不急于与西方石油公司展开激烈的竞争，因为有西方石油公司做参照，哈萨克斯坦可以看到与中国石油公司合作的潜力和优势。哈萨克斯坦还可以明确地感到中国是美国与俄罗斯两个竞争对手之间的平衡力量。

(二) 安全合作

(1) 解决边界问题

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三国（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进行边界问题的谈判。中国将解决边界问题放到很高的位置，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希望与新独立的俄罗斯和中亚三国共同拥有一个透明的边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的边界谈判比较复杂，但也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中哈、中吉彻底解决了边界问题，这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与上述两国的政治关系，提高了相互之间的安全水平。中哈、中吉边界问题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而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则有助于中哈、中吉现实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2) 核安全问题

1995年2月8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向哈萨克斯坦提供安全保证的声明。中国之所以多次郑重地在安全保证问题上作出承诺，这是由中国国家利益原则决定的，中国自拥有核武器之日起就向世界承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在这个前提下中国承诺在任何时候、任何

情况下不对无核国家或无核地区使用核武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不仅如此，中国希望所有核国家都应作出上述承诺。中国向哈萨克斯坦提供安全保证不仅符合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哈萨克斯坦从有核国家变为无核国家毕竟对中国安全十分有利。

(3) 边界信任协定和裁军协定

中国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4 国外交和军事专家联合代表团在边界谈判中，双方就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多次进行磋商，最后取得一致。

1996 年 4 月 26 日，“上海五国”首脑在上海签署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1997 年 4 月 24 日，“上海五国”领导人在莫斯科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

在我看来，上述裁军协定是以“上海五国”关于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为基础的，该协定对双方边界地区军事力量的规模、纵深程度、活动水平和方式、武器配置、相关信息等方面都做了翔实而具体的规定，所有这些特别有助于推动上海五国的集体安全水平的提高，特别有助于在中哈边界地区创造一个祥和的气氛。

(三) 与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做斗争

在安全合作方面，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其他国家特别强调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2001 年 6 月 15 日，“上海合作组织”首脑共同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这是六国在深化安全合作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为维护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联合打击“三股势力”奠定了法律基础。公约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概念均作了明确的法律界定。六国承诺将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联合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公约的签署有利于维护各国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将为各方开展广泛的经济合作创造良好的地区环境，对推动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江泽民说，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是本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要威胁。他还表示，维护地区安全是我们合作的重点。他还表示尽快建立比什凯克反恐中心。

上述情况表明，无论中国、俄罗斯，还是中亚国家都感到了三股势力的强大压力。俄罗斯的车臣战争、吉尔吉斯斯坦的“人质事件”、乌兹别克斯坦的不稳定因素、中国新疆地区的恐怖事件，所有这些都引起了“上

海合作组织”首脑们的密切关注和担忧。可以预见，打击三股势力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工作重点，也会成为中哈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重点。

“9·11”事件表明，上海合作组织打击“三种势力”的立场具有预见性，是十分正确的。“9·11”事件之后，中国与中亚各国展开积极的合作，谴责恐怖分子对美国所实施的恐怖行为，积极寻求合作，以维护中亚地区的稳定与安宁。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合作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在上海合作组织范围内进行积极的合作，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在1月初举行了非例行会议，共同发表声明，提出了与恐怖主义做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此外，中国还与中亚国家进行双边合作，打击三股势力。例如，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就举行了几次会议，讨论两国间打击恐怖主义的长期合作问题。

从长远来看，中国与中亚各国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有着紧密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和中亚各国建交以来，各方面关系都很好。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双边关系不存在任何问题。这里主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一）民族分裂主义问题

这是影响当前中国与中亚相邻国家关系的一个问题。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明确表示在“东土耳其斯坦”问题上支持中国的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主义，不允许“东土耳其斯坦”这样的组织在哈从事反华活动。中国方面希望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政府能够十分严格地履行与中国达成的协议，以实际行动表明不支持民族分裂主义的立场。但是，我们看到，有关旨在分裂中国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在哈萨克斯坦依然活动频繁，他们力图以哈萨克斯坦作为基地，不断向新疆渗透，给中国西北地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是中国方面特别感到忧虑的问题。在我看来，从两国长远的战略利益出发，哈萨克斯坦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成为民族分裂主义者分裂中国的前沿基地，因为任何地下的和半公开的旨在分裂中国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活动都不仅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最终也会损害中哈两国的战略合作。在这个问题上中哈两国应该寻找更加有效的办法来遏制民族分裂主义势力。

（二）如何对待跨界民族问题

中国西北地区有 9 个跨境民族，其中可能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主要是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例如，1995 年哈萨克族在哈萨克斯坦约 770 万人，在中国约 110 万人；维吾尔族在中国约 850 万人，在哈、乌、吉等国约 20 多万人。中亚五国独立后，哈萨克斯坦提出了所有哈萨克族人“回故乡”的口号，召开数次有关哈萨克主体民族大会。哈萨克斯坦还以立法形式鼓励哈萨克族居民回迁。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从实际效果上看，哈萨克斯坦方面的这个举动尽管没有给中国造成大的政治麻烦，但消极作用还是有的。这主要表现为，从新疆迁至哈萨克斯坦定居的哈萨克族人一度处于无序状态，随后一些人又从哈萨克斯坦返回新疆，这给新疆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具体困难。在这个问题上中哈双方可以通过谈判，制定出具体措施，加以规范。哈萨克斯坦方面在实施这个政策时必须考虑到中哈两国的历史因素、现实可能性和双方对该政策的可操作程度，否则会给居住有跨境民族的中国带来问题，产生不良影响。

（三）关于水资源问题

哈萨克斯坦对中国利用上游水资源问题表示关注，哈萨克斯坦政府和媒体多次将这个问题加以强化，媒体中个别言论比较激烈，旨在对中国施加压力。这表明哈萨克斯坦方面特别关注水资源问题。应该指出，中国政府和舆论界最初并没有注意到哈萨克斯坦对水资源关注的程度如此之强烈。后来中国方面逐渐注意到这个问题，两国开始就水资源问题进行磋商。1999 年 11 月，中哈关于两国边界问题获得全面解决的联合公报中表示，“双方愿就两国边界管理制度、跨界水资源利用、交通运输、口岸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磋商，为加强边境地区的相互信任与友好合作创造良好的条件。中哈在一项非常重要的声明中表示，“由于两国元首的政治决断，有关合理利用跨界河水资源的专家级磋商已启动，双方对此表示欢迎。双方将推动签署有关政府间协定的谈判工作。中哈双方于 2000 年 5 月在北京举行专家磋商，成立了跨界河流专家联合工作小组，就跨界河流的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这表明中国本着积极和认真的态度愿意与哈萨克斯坦讨论和解决任何有关两国之间所存在的问题的。哈萨克斯坦方面可以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必带有比较强烈的民族情绪。

（四）关于哈萨克斯坦等国与北约的关系问题

中亚各国与北约合作有两种方式，第一，参加“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

划”。第二，与北约一起搞军事演习。关于北约东扩问题，哈萨克斯坦表示不支持，认为这会破坏欧洲所形成的力量均衡。吉尔吉斯斯坦强调，与北约的合作应局限在民用和非军事领域。而乌兹别克斯坦认为北约东扩不威胁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利益，在独联体范围内不应建立与北约对抗的军事联盟。土库曼斯坦关心同北约的合作。土库曼打算加入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然后作为该组织的成员希望北约在重建土库曼军队的过程中给予广泛的帮助。

中国虽然没有明确反对中亚四国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但对北约在中亚地区加紧“渗透”表示担忧。第一，北约作为军事集团介入中亚地区，会导致军备竞赛；第二，北约同中亚国家密切的军事合作无助于中亚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反而加剧了给地区军事对抗因素；第三，北约连年在中亚地区举行军事演习，不能不引起中国的不安和戒心；第四，一些北约成员国对中国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暗地里支持或纵容，给中国西部安全和稳定造成威胁。

（五）认识上的差异问题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在合作道路上有没有误区？还是有的。问题不在于存不存在误区，而在于怎样走出误区。

第一，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国没有“大国”和“小国”之分。

中国注意到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变化所造成的政府和国民心理上的变化。因为，过去，中亚各国属于世界超级大国的一部分，整体上有一种大国意识和大国观念。现在，中亚各国独立后，他们无形中有一种“小国”意识，对其“小国”概念极其敏感，生怕受到大国的伤害和侮辱。其实，中国历来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在国际社会上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也就是说，中国在与国际社会交往中不是以国家的大小、强弱、贫富为尺度决定如何进行外交往来的。中国不搞大国主义，没有大国意识，与周边国家无论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还是塔吉克斯坦都一视同仁，平等相待。所以，今后，中亚国家在与中国交往中也不应存在着自己是“小国”的意识。因为就像“大国意识”具有消极作用一样，“小国意识”在国际交往中也会产生消极影响。

第二，中亚国家不必对中国的影响产生担忧。

与“小国意识”有关，中亚一些国家担心在与中国这样的大国交往中会陷入被动。

中亚国家对中国不应存有对中国存有戒心和防范心理。同样，中国也不应对中亚国家存有戒心和防范心理。双方之间在合作中培养牢固的信任

基础和友谊。在信任中发展关系。

上述问题是中哈双方在发展关系时所遇到的具体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这样做会使中哈关系减少阻力，增添新的活力和动力。

总之，中国在与中亚各国发展关系时更注重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安全这三个大的问题。在政治关系中中国关注的重点有两个，一是确认中亚各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二是确认中亚各国对旨在分裂中国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立场和态度。在经济关系中，中国更加强化了能源战略，逐渐形成了与哈萨克斯坦发展能源合作的战略构想。在安全方面，中国未来的关注点依然是反对三股势力。当然，中国会随着周边国际局势的变化相应地调整外交政策，但针对中亚各国的外交战略不会轻易改变。

主要参考文献：

卡·托卡耶夫：《在独立的旗帜下——哈萨克斯坦外交概论》，阿拉木图“比利姆”出版社。1997年版。

阿·卡赛莫夫、伊·瓦斯金：《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外交的基本方向》，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出版社，1994年版。

《欧亚民族和地区冲突丛书之一——中亚和高加索》，莫斯科，“全球”出版社，1997年版。

薛君度，邢广程：《中国与中亚》，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人民日报》。

《哈萨克斯坦真理报》。

《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

《中立的土库曼斯坦》报。

《东方真理报》。

《独立报》